

唐朝僧侶往來安南的傳法活動之研究

蕭麗華*

摘 要

越南在一千兩百年前曾是一個國際貿易集散地，許多中國、印度和南海諸國的商船往來於越南北部。印度僧侶時常隨同商賈前往中國，途經北越，並在越南短暫停留，中國的僧侶也是如此。因此越南成了印度佛教從南海入中國的轉運站。

本文以唐朝時候的安南與中國為觀察時段，以史料、僧傳、佛經、行紀、詩文和筆記等文獻材料為主，考察安南與唐朝之間往來的僧侶種類和傳法內容，以了解僧侶傳播佛法的過程和交融影響的佛教思想，並分判越南禪宗的發展樣態。全文分「安南佛教發展的梗概」、「唐朝與安南僧人在海上絲路往來的活動」和「安南與唐朝佛教交互影響的樣態」等三大部分。

結果顯示，南海這條海路為唐朝與安南佛教交流寫下重要的一頁歷史，促成兩地的佛學內涵交融，唐朝僧人得安南僧人的協助能學會梵語、崑崙語，能一起譯經、一起到印度求法；安南的佛教因唐朝大乘佛教的影響而以禪宗為主，無言通入安南，為安南開了佛教禪派；唐朝的佛教因安南的小乘禪法而有禪律兼修與兼修密咒的走向；安南僧侶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貢獻應是很大的，而中國僧侶的僧傳、詩文、西域求法紀行一類的文字，更是為這條海上絲路留下許多紀錄。

關鍵詞：海上絲路、僧傳、安南佛教、唐代佛教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越南在一千兩百年前曾是一個國際貿易集散地，許多中國、印度和南海諸國的商船往來於越南北部。印度僧侶時常隨同商賈前往中國，途經北越，並在越南短暫停留。因此越南接觸印度僧侶從海路傳來的佛教比中國還早一步。這是取道於南海的一條小乘禪法傳入中國的路線，和取道西域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傳入越南的大乘佛教形成融合與交互輝映的趣味。一稱南傳佛教，¹一稱北傳佛教。

公元 899 年至公元 1402 年是越南佛教的黃金時代，佛教高僧在安南丁（968-1009 A.D.）、黎（此指前黎，1010-1054）兩朝奠定了護國輔政的良好基礎，從李朝至陳朝，佛教正式成為大越國的國教。在丁、黎兩朝間有不少高僧入唐傳法；相對的，此前的中國進入十宗分立的大唐（618-907 A.D.），佛教思想與文化走向國際化，高僧輩出。本文廣涉史料、僧傳、佛經、行紀、詩文和筆記，希望勾勒安南與唐朝之間往來的僧侶與中國同時期的佛教思想相對照，以了解僧侶傳播佛法的過程和融合的佛教思想，並分判越南禪宗的發展樣態。

根據《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南海有一條以廣州為起點，通過波斯灣幼發拉底河以「烏刺國」為終點的海道，是南海各國往來中國的要道，無論是東來傳法的南海諸國僧侶或南行求法的中國僧侶，都是透過這條海路往來，唐朝與安南兩地的僧侶也是如此。凡是往南海的船隻，不論其目的地到印度或蘇門答臘或其他地區，過程中一定停靠安南。本文採廣義認定，只要從中國出發停靠安南，不拘停留多久，就計入統計。目前掌握的安南入唐僧人有運期（664-665 啟程）、質旦羅提婆 Citradeva（666-667 年間啟程）、大乘燈 Mahāyānapradī（671 之前啟程）、木叉提婆 Moksadeva（691 啟程）、般若提婆 Prajñādeva（691 啟程）、慧琰（691 啟程）等六人，而由唐入安南的僧人有曇閏（664-665 啟程）、義朗（671 啟程）、智弘（671-695 間啟程）、振多提婆 Cintādeva（666-667 啟程）、慧命（691 啟程）等等，多達三十六人。本文將根據這些僧侶的資料考察當時南海的傳法活動與思想法脈，讓唐代往來安南之間一批為佛法傳播而前仆後繼的佛教僧侶，其犧牲與努力的成果可以重現歷史。

¹ 本文經匿名審查者惠知資料如後。一般而言從南印度經由海路，傳至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泰國等地，部份支派透過華南登陸，再進入中國南方發展，這條傳播路徑其實就是著名的海上絲路。所傳播的教派是以較早期之部派佛教為主，又可稱為南傳佛教，或是小乘佛教。參閱：中台山博物館南北傳播地圖 <http://www.ctmuseum.org/exploration/spread.htm>。

二、安南佛教發展的梗概

根據越華史書，越南民族源自中國南方之百越族，在越南自立之前，²與中國文化、語文、思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根據蒙文通的考察，過去以為安南民族本是在紀元前 333 年楚國滅越時南遷到廣東西南境與東京（河內）同安南北部的越種的西甌或駱民，其實可能有矇昧之誤，安南真正的歷史應該從安陽王建國於駱越說起。安陽王為蜀王子名泮，巴蜀人，蜀開明氏之後裔，蜀部族是住在今天越南北部的民族，《史記南越尉佗列傳·索隱》引《廣州記》、《唐書·地理志》引《南越志》、《太平寰宇記》卷一七〇引《南越志》、《太平御覽》卷三四八引《日南傳》都有記載。³

從魏晉六朝之世，我國與南海之交通日盛，士人避居交州（今越南河內）者日衆，安南漸為中國之化民，從漢代之交趾郡、九真郡到唐代在越南設安南都護府，安南已經被視為中國的一部份，漢學之文教與科舉都曾被及。

在佛學思想方面，南海上傳來的印度佛教，安南比中國猶有地利之便。但六世紀以後深受中國大乘佛教影響，特別是禪宗。根據胡玄明的研究：「越南禪宗乃由中國禪僧傳入之故。其後即立為宗派代代相傳，深入於民間。」「六世紀下半期，印度人毘尼多流支至中國求禪，得心法於三祖僧璨，然後於西元 580 年至越南傳法，成為毘尼多流支禪宗初祖。西元 820 年，華僧無言通去越南傳法，成為無言通禪派初祖。七世紀至十世紀間，唐朝與安南僧人組織成佛教團雲遊弘法……。」⁴可見，在中國唐代時期，安南的禪宗為毘尼多流支禪宗與無言通禪派，此時的安南僧人多與唐朝僧人一起雲遊弘法。

從安南人的眼中，中國唐代的佛教有兩大宗派：「一個是天台宗，是阿含經小乘理論。另一個是曹溪，是禪宗教理。這兩宗派傳入安南，一由牟博及康僧會，一由毘尼多流支及無言通。」⁵天台宗何以被認為是阿含經小乘理論？筆者無法理解；惟牟博及康僧會都在唐代以前，不屬於唐代時期的安南佛學，可見安南在唐代時期應是以毘尼多流支及無言通的禪宗為主流。

² 越南在中國漢武帝階段正式劃歸中國版圖之一，至晚唐五代階段獨立建國，共經歷了吳朝（西元 939-967）、丁朝（968-980）、前黎朝（981-1009）、李朝（1010-1225）、陳朝（1226-1400）、後黎朝（1428-1789）、西山阮朝（1789-1801）和阮朝（1802-1883），最後淪為法國保護。

³ 蒙文通：《越史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29-66。

⁴ 見胡玄明（釋德念）：《中國文學與越南李朝文學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頁 3、50-51。

⁵ （越）陳文理著：〈越南佛教史略〉一文，羅晃潮翻譯自山本達郎編：《東南亞的佛教與政治》一書，（日本：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1968），發表於《東南亞縱橫》1985 年 2 期，頁 76-85。

毘尼多流支為安南禪宗創立的第一人，他是南天竺婆羅門，青年時往西天竺學法，學未成熟即赴長安，時在公元 574 年。北周時期（580 A.D.）轉赴越南駐錫法雲寺。後由法賢傳其宗法。法賢弟子三百餘眾，是安南禪宗最盛的時期，於唐武德九年（626A.D.）圓寂。此後燈燈相傳，傳到第十九代依山禪師公元 1213 年圓寂時，已經到了中國的宋金時期。⁶可見在中國唐代（618-907 A.D.）時期，安南的佛教以禪宗為最興盛。

另外，中國在百丈禪師傳法為山時，也傳了無言通，開展了安南的南宗禪。唐元和十五年（820 A.D.），無言通至交趾，居北寧建初寺，後傳法感誠。這個法嗣也綿延了十四代，到現光法師公元 1220 年圓寂，也有四百年。

越南禪宗還有草堂一派，但開創於公元 1069 年，已經是中國的宋代了。以上的越南佛教分析主要根據陳文瑋著〈越南佛教史略〉一文。對照張小欣〈淺談禪宗在越南歷史上的傳播及其文化影響〉⁷一文和川本邦衛〈越南的佛教〉⁸，所得的結果如出一轍。但由於安南地處南海入唐的要道，應該也受到密法咒語和小乘律法等其他南海法門的影響。這是目前越南佛教研究尚未考察的部份。

三、唐朝與安南僧人在海上絲路往來的活動

唐時，局勢全面變新，政治勢力所及之地遼闊。陸海交通頻繁，對外貿易迅速發達，邊外各國爭相入覲朝貢，外國人源源入唐求學。尤其文學與思想臻登峰造極之境。唐朝諸帝崇文好道，崇信佛道、對文士僧道均禮敬有加。唐朝文風鼎盛，文士與僧人莫不能詩善文。安南在唐代為越南北屬中期，派駐安南或遭貶之官員，在留寓安南期間，也都提倡文教，培養人才，因此安南僧人都能漢文，與唐朝僧俗互動良好。

佛教禪宗文學之興起與盛行，乃唐文化特色之一。安南僧人、居士為其所吸引，爭相入唐求法講經，並與唐朝詩人名士交遊。以詩文唱和談論禪理。其中有奉定法師、惟鑒法師、無碍上人、黃知新居士等精漢學，善詩文者，曾分別與唐朝名士王維、賈島、張籍等交遊。彭國棟〈談越南漢詩〉云：「唐時，越僧無碍上人、奉定法師、惟鑒法師等均精漢學，嘗往中國長安與名士王維、賈島、張籍交遊，詩文唱酬頗多。」⁹我們從《全唐詩》也可看到奉定法師應唐帝召入宮講經，臨別楊巨源作〈供奉定法師歸安南〉詩云：

⁶ 同前註，頁 74-83。

⁷ 張小欣：〈淺談禪宗在越南歷史上的傳播及其文化影響〉，《東南亞》2003 年 2 期，頁 53-58。

⁸ （日）川本邦衛著：《東亞佛教概說：第四章〈越南的佛教〉》，（臺北：華宇出版，1984），收入藍古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56 冊，頁 279-292。

⁹ 收入郭廷以：《中越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1956），頁 159-179。

故鄉南越外，萬里白雲峰。經論辭天去，香花入海逢。驚濤清楚徹，蜃閣化城重。心道長安陌，交州後夜鐘。（《全唐詩》卷三三三）

惟鑒法師亦應邀入唐廷說法，回國時，賈島作〈送安南惟鑒法師〉云：

講經春殿裏，花遶御床飛。南海幾回渡，舊山臨老歸。潮搖蠻草落，月濕島松微。空水既如彼，往來消息稀。（《全唐詩》卷五七二）

又有安南某禪僧入唐求法學道後，隱修於山中，以學問道德名，張籍為之作〈山中贈日南僧〉一詩云：

獨向雙峰老，松門閉兩崖。翻經上蕉葉，挂衲落藤花。甃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南海客，蠻語問誰家。（《全唐詩》卷三八四）

以上是唐朝有名的詩人表達對安南高僧的送別之情，作品全收在《全唐詩》中。但是，從以上作品無法辨認這些安南高僧的具體事蹟，只知道是南海人，來往於海路上，回程也是渡海返南越，詩人對他們的思念如海水一般。

具體的這條海陸，根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說：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笏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碇，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南中洲之最大者。……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經沒來國，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刺河，南入於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鎮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¹⁰

¹⁰ 《新唐書》卷第四十三〈地理志〉，「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

這段記載乃根據唐代賈耽（618-906A.D.）¹¹的〈入四夷路程〉而來，¹²可以具體看出唐代的廣州通海夷道。唐代與南海諸國交通從廣州發船，由今南海出馬六甲海峽，入印度洋而抵西亞和東非之航線。中國雖自西漢起，即已由海路通往印度，後來又到達波斯灣一帶。然至唐代，方由賈耽集其大成，其所載海路之漫長、終點之遙遠，及航經港口、轉向點和行程之詳盡，誠空前所未有。

文中所指的屯門山根據今人南溟子的考訂乃廣東省寶安南頭以南，香港大嶼山以北，今九龍半島西北岸一帶；九州石指今海南島東北面之七洲列島。又南二日至象石（即今海南島東南面之大洲島），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Culao Cham，今越南之占婆 Champa 島）；又南二日行至陵山（越南東南岸的歸仁 Qui Nhon 一帶）；又一日行，至門毒國（今越南之華列拉角 Cap Varella 一帶）；又一日行，至古笮國（Kauthara，今越南的芽莊 Nha Trang 一帶）；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州（Panduranga，今越南的藩朗 Phan Rang 一帶）；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Poulo Condore，今越南之崑崙島）。¹³

整體看來，從廣州出發的這條海陸，足足要 12 天半的航程才能到達越南南端。如果目的地是越南，則海上航行七日可到占不勞山，即今越南之占婆 Champa 島；九日可到陵山，今越南東南岸的歸仁 Qui Nhon 一帶；十日可到門毒國，今越南之華列拉角 Cap Varella 一帶；十一日可到古笮國 Kauthara，今越南的芽莊 Nha Trang 一帶；十一日半可到奔陀浪州 Panduranga，今越南的藩朗 Phan Rang 一帶；十二日半可到軍突弄山 Poulo Condore，今越南之崑崙島。這段航程可以參考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所附錄的地圖（參附圖一）。¹⁴由這條海路輾轉到達印度，古稱「海上絲路」。

古代載籍對民間海上交通記述很少，今人對唐代海上交通狀況的瞭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佛教僧眾西行求法的記載。我們今天對唐朝前期海陸交通的瞭解，主要是從僧人義淨撰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得知的。義淨在室利佛室期間，撰寫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兩部直接反映唐代對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傳》，傳主都是義淨親見、親聞的赴西域取經求法的僧徒，為瞭解和分析當時的對外交通提供了寶貴資料。《求法傳》收錄了從太宗貞觀十五年（641 A.D.）到武后天授二年（691 A.D.）

¹¹ 德宗朝宰相賈耽曾任鴻臚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先後撰寫了《皇華四達記》10 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40 卷、《關中隴右山南九州別錄》6 卷、《貞元十道錄》10 卷、《吐蕃黃河錄》4 卷等許多重要的地理學著作和《地圖》10 卷等，詳見。《新唐書 列傳第九十一》。

¹² 見（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83。

¹³ 南溟子本名陳佳榮，筆名刺桐生、溫陵子、東海生、一陽生等，自稱南溟齋主，南溟集筆主，南溟網網主，1958 年 7 月廈門大學歷史學系畢業。1958 年 9 月至 1982 年 3 月，曾任教於中央民族學院歷史學系及研究部。曾經被聘為南京鄭和研究會特約研究員，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榮譽研究員（Honorary Fellow）；本段考訂詳見 <http://www.world10k.com>。

¹⁴ 〔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303。

50 年間 33 批 56 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遊歷、求法的經歷，其中路線不明者 4 批 4 人；經由陸路前往印度者 12 批 18 人；經海路赴印度者為 21 批 34 人。由海路西行的次數與陸路的比率為 2.3:1，而人數之比也為 1.9:1，可知在 7 世紀下半葉，在陸路對外交往充分發展的同時，海路交通也十分繁榮，並且已顯露出取代陸路地位的趨勢。¹⁵

根據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的考察，自安南府（今河內）西北可陸行到峰州，然後接上水路，總計一千五百五十里，去安南二十五日程。沿途皆屬安南府。另外從柘東東南至安南府，水陸相兼三十五日程，約二千四百餘里。¹⁶嚴耕望的考察今人已經用 GIS 做成唐代資訊地理系統，¹⁷我們可以從中取得唐代領南西道的地圖（如附圖二）。公元 679 年唐朝在今越南北部設置了安南都護府，根據（法）伯希和的考察，「安南都護府治似在高駢建城之處。顧高駢所建之城，現於河內城之西北角新賽馬廳方面，尚可見其遺址。」¹⁸這裡也是陸路的起點，有些僧人從安南為陸路的終點，海路的起點，航向印度，常常從河內為起點。¹⁹由此可見，安南在唐代可以說是海上絲路的中站與陸路南行的起點。

本文根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高僧傳》、《續高僧傳》、《開元釋教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與《大正藏》等重要文獻，並參考《晉唐時期南海求法高僧群體研究》，²⁰整理這段時期唐代僧人赴南海與越南僧人入唐的資料如下：

表一、唐代僧人赴南海求法

姓名	國屬	傳法行跡	譯經情況	時間	出處
曇閏	洛陽人	由交趾啟航，附舶南下，期西印度，至訶陵（在今曼丹島） ²¹ 北渤盆國，遇疾而終，年三十矣。		664-665 年。運期稱「與曇閏同游」，運期與會寧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97。

¹⁵ 同前註。

¹⁶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篇叁陸「唐代滇越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1321-1333。

¹⁷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人文社會科學地理資訊研究中心執行長范毅軍先生和助理朱開軍先生，根據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與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之相關資料，運用 GIS（地理資訊系統）共同開發出「唐代交通圖建構於時空座標系統」，網頁詳見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ng.aspx>

¹⁸ 見（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同註 12，頁 185。

¹⁹ 參考《新唐書》卷第四十三〈地理志〉，「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

²⁰ 何方耀：《晉唐時期南海求法高僧群體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頁 23-53。

²¹ 此取王邦維說，一般認為訶陵在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按義淨的記載，王說較為合理。見〔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同註 14，頁 54-55。

				時於麟德中 (664-665) 西行，則曇閏應同。	
會寧	益州成都人	以麟德中杖錫南海，泛舶至訶陵。停住三年，遂共訶陵國多聞僧若那跋陀羅 (Jna-nadhadra)，華言智賢，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事。約六十餘卷。會寧既得阿笈摩本，遂令小僧運期奉表齎經，還至交府，馳驛京兆，奉上闕庭。運期由京城還達交趾，告諸道俗，蒙贈小絹數百匹，重詣訶陵，報德智賢，與會寧相見，於是會寧方適西國，後不知所終。		671-695 年	《宋高僧傳》卷一，頁1-4；《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開元釋教錄》卷九；《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三；《大正藏》冊54，頁568-569、869-872。
義淨 梵名 Paramart hadeva	齊州人	義淨 (635-713) 俗名張文明，自幼出家，十五歲便有西游之志，年三十七乃獲成行。初發足至番禺 (今廣州)，得同志數十人，及將	據宋僧傳，義淨求得梵本經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前後翻譯五十六部，二		

		登舶，餘皆退罷，唯淨與小僧善行奮厲孤行，經室利佛逝等南海諸國，於咸亨四年（673）二月抵達東印度耽摩立底國。其後周游五印，遍禮聖跡，於那爛陀寺學習十年。武后垂拱元年（685）離開那爛陀寺，仍取海道東歸。又於南海室利佛逝停留將近十年，期間，曾於 689 年返回廣州求助手及紙墨，於是年 11 月偕貞固等 4 人重返佛逝。後於長壽二年（693）乘商舶返抵廣州，駐錫廣州一年多，於證聖元年（695）五月北上抵達京城洛陽。此後於洛陽、長安兩地翻譯經典，直到圓寂。	百三十卷。其所求之經，以律部為主，雖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護命放生儀軌》等五部；而據當代學者的研究，淨所譯經典尚有：《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七部五十卷；其著作尚有：《南海錄》、《西方記》、《西方十德傳》和《中方錄》等四部，今並佚。 ²²		
義朗	義州成都人	與同州僧智岸及弟義玄共至烏雷（今廣西欽州縣），同附商舶，越舸扶南（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經郎迦戌（今馬來西亞吉打，Kedha）國王待之以上賓之禮。智岸於此病逝。朗公與		671 年左右啟程。義淨在其傳中稱「師子洲既不見，中印度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72-73。

²² 見王邦維：〈義淨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代校前言〉，見〔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同註 14，頁 13-14。

		弟附舶向師子洲，披求異典，後不知所終。		復聞。」可知其約與義淨同時赴印。	
智岸	成都人	與義朗同行，至朗迦戍國，患病而亡。		671 年左右啟程。	同上
義玄	成都人	義朗之弟，與朗偕行。		671 年左右啟程。	同上
善行	晉州人	義淨弟子，隨義淨泛海至室利佛逝，有懷中土，既沉痼疾，返棹而歸，年三十許。		671 年左右啟程。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卷 上 ， 頁 167。
僧哲	澧州人	思慕聖蹤，泛舶由海道抵印。既至西土，巡禮略周，歸東印度三摩怛咤國，住此國王寺。義淨在印時曾聞知其消息。		671 年之後不久。〈玄達傳〉云：「僧哲至印度，云其人已亡。」達與淨同於 671 年底廣州，則哲應在此後不久。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卷 上 ， 頁 169。
玄游	高麗國人	僧哲弟子，隨僧哲泛海西游，並於師子國出家。		671 年之後不久。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卷 上 ， 頁

					174。
靈運 梵名般 若提婆 Prajñāde va	襄陽人	與僧哲同由海路抵印，極爛 梵語，所在之處，君王敬 禮，遂於那爛陀寺畫慈氏 （彌勒）真容、菩提樹像， 齎以歸國，廣興佛事。		671 年之 後不久。	《大唐西 域求法高 僧傳》卷 上，頁 168。
智弘	洛陽人	王玄策之侄，出自中府，欲 觀禮西天，與無行禪師同 契，至合浦升舶，長泛滄 溟。風便不通，漂居七景。 復向交州，住經一夏。即至 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舶 南游，至室利佛逝國。後泛 海至印度，到大覺寺，住經 二載，爛聲論，能梵書。於 那爛陀寺側披覽大乘，在信 者道場，乃專攻小教。習德 光（Guoaprabha）律師所制 《律經》，隨聽隨譯，實有 功夫。後向北天羯濕彌羅， 後不知所終。		671-695 年左右啟 程。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卷 上，頁 174-175 。
無行 梵名般 若提婆 Prajñāde va	荊州人	與智弘法師一同泛海西 行，一月到室利佛逝國。國 王厚禮，四事供養。後乘王 舶，經十五日，達末羅瑜州 （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達 臘島），又泛海經羯茶國、 那伽鉢壇那國（古代南印度 港口，今印度泰米爾納德邦 納加帕蒂南）抵師子國。後 又從師子國泛海至訶利雞 羅國，停住一年，與智弘同	在印度時曾從 《阿笈摩經》譯 出如來涅槃之 事部分，略為三 卷，與會寧和訶 陵國多聞僧若 那跋陀羅於室 利佛逝共譯《大 涅槃經後分》之 內容相同。無行 卒後，其所譯及	671-695 年左右啟 程。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卷 上，頁 182-283 ；《宋高 僧傳》卷 二〈善無 畏傳〉， 頁 20；

		行，漸之東印度。入大覺寺，得為主人（即寺內常住）。不久至那爛陀寺，習《瑜伽》、《中觀》、《俱舍》。復往祇羅茶寺習因明。義淨在印度時常與之往還。后與義淨於那爛陀分手，擬北向由陸路歸國，卒於北印度。	所求梵本由同行求法僧帶回國內，敕由西京華嚴寺收掌。善無畏與沙門一行於彼梵簡內，尋出數本密教總持經典，加以翻譯。可知其所求梵本多密教典籍。其譯本與其所著之游記《中天竺附書》今並失傳。		《開元釋教錄》卷十；《大正藏》冊54，頁572。
玄達	潤洲江寧人	有志西行求法，於丹陽（今南京）與義淨相見，同契南下。於咸亨二年（672）抵達廣州，擬附舶西行，因染風疾。弗遂遠懷，於是悵然而歸，返錫吳楚。不久患病身亡。		672 底廣州準備泛海西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145-146。
大津	澧州	于唐永淳二年（683）振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人。乃齎經像，與唐使相逐，泛舶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昆侖語，頗習梵書。後義淨歸自印度，亦住於此，以天竺之中，諸方皆悉有寺，神州獨無，遂請大津歸唐，請帝於西方造寺，遂以 691 年 5 月 15 日附舶		683-691 年。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07-208。

		而向長安，並齎義淨新譯《雜經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至京師奉上。			
法振	荊州人	與乘悟、乘如一起泛海赴印，至南海羯荼國患疾而亡。		685 年之前起程。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卷 上 ， 頁 206。
乘悟	荊州人	與法振、乘如一起泛舶西行，至羯荼國。法振病卒，遂與乘如返舶東歸，至瞻波（林邑）病卒。		685 年之前起程。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卷 上 ， 頁 206。
乘如	梁州人	與法振、乘悟一起泛舶西行，至羯荼國。法振病卒而返，至瞻波（林邑）乘悟又亡，獨自一人返回。		685 年之前起程。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卷 上 ， 頁 206。
道琳 梵 名 尸 羅 鉢 頗 Śīlaprab ha	荊州人	欲尋流府源，遠游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濱。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底國。住經三年，學梵語，學一切有部律，尤重陀羅尼咒法，游歷印度各地。後向北印度，擬從陸路歸國，為賊所擁，不委所托。		685 年之前。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卷 上 ， 頁 133。

明遠 梵名振多提婆 Cintādeva	益州人	由交趾啟航，泛海西行，經訶陵至師子國，欲潛取佛牙，攜回本國供養，為國人所覺，頗被凌辱。後北上至南印度，傳聞曾至大覺寺。後莫知所終。		666-667 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67-68。
貞固 梵名娑羅笈多 Śālagupta	鄭州人	十四出家，有志向師子洲頂禮佛牙，觀諸勝跡，遂於垂拱年間（685-688）屆於番禺，駐錫清遠峽山寺。永昌元年（689）七月，義淨以室利佛逝乘商舶抵廣州求購紙墨並邀請同道赴佛逝翻譯佛經。貞固與弟子懷業等四僧應邀隨淨於同年11月附商舶返回佛逝，參與翻譯佛典。於長壽二年（693）隨義淨返回廣府，未經三載，遇疾而卒。		689-693 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11-216。
懷業 梵名僧伽提婆 Sanghadēva	廣州人	永昌元年（689），即與其師貞固隨義淨行至佛逝國。解昆侖語，頗學梵書，誦《俱舍論》偈。為義淨侍侍者，協助翻譯，時年十七。後義淨、貞固返回廣州時，留住佛逝，不返番禺。		689 年啟程。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38。
道宏 梵名佛陀提婆 Buddhadēva	汴州人	其父早年經商，後出家為僧，道宏亦隨父出家，往來廣府，頗工草隸。二十二歲時隨義淨、貞固等共赴佛逝。敦心律藏，隨譯隨寫。復隨淨、固返回廣府。		689-693 年。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39-240

					。
法朗 梵名達摩提婆 Dharmad eva	襄州襄陽人	童年出家，游涉嶺南。義淨至番禺，邀其同道往佛逝，法朗與貞固等4人一起隨義淨赴佛逝，時年二十四歲。學經三載，梵漢漸通，抄寫經論，乞食自濟。後往訶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		689年。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42-244。
新羅僧二人	新羅人	發自長安，遠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婆魯師國（今印度尼西亞蘇門達臘島西部），遇疾俱亡。		691年之前。（凡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所載年代不詳者均斷以該書撰成時間）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45。
常慙及其弟子一人	并州人	欲經海路往天竺取經，遂至海濱，附舶南征，往訶凌國。從此附舶，往末羅瑜（Malayu,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部）。復從此國附商舶往中天竺，因船將破，眾人爭奪救生小舶，船主為信士，力邀常慙上小舶逃生。慙欲他人逃生得救，誓與大舶共存亡，遂合掌西方，口稱彌陀，船沉與弟子俱亡。		691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51-52。
彼岸智岸	高昌人	少長京師，傳燈是念，遂乃觀化中天，與使人王玄廓相		691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

		隨，泛海東歸，途中遇疾俱卒。所將漢本《瑜伽師地論》及余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			法高僧傳》卷上，頁95-96。
義輝	洛陽人	聽《攝大乘論》和《俱舍論》，見互有異同，情生舛互，而欲異觀梵本，親聽微言，遂西行至中天竺。由海陸歸國，至郎迦戌國（馬來西亞吉打），遇疾身亡。		691 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99。
曇光	荊州人	由海道赴印，至東印度訶利雞羅國，後不知所終。		691 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141。
慧命	荊州人	由海道赴印，泛舶行至占波（今越南中部），遭遇風暴，屢進艱難，廢然返國。		691 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143。
慧日	東萊人	唐中宗朝（684）度為沙彌，及登具足，遇義淨三藏。造一乘之極，躬詣天竺，心恒羨慕。遂誓游西天，乃泛舶南海，經昆侖、佛逝、師子等國，三年乃至印度。巡禮聖跡，尋求梵本，經一十三載，振錫還鄉，獨影孤征，雪嶺胡鄉，又經四載，曆七十餘國，總一十八年，於開			《宋高僧傳》卷二十九本傳，頁722-723；《佛祖統記》卷四十，頁1669。

		元七年（719）返抵長安。 歸而弘淨土之宗。			
慧超	新羅人	何時入華已不可考，開元七年（719）密宗大師金剛智從海道抵廣州，慧超於此與其相會並成為其受業弟子。約於開元十一年（723）啟程沿海道往印度求法，經南海諸國抵東印度，先後巡視中的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諸國，最後經中亞各地，於開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抵長安。回漢地之後，曾在長安大薦福寺繼續在金剛智門下受業，兼為其助手。金剛智去世後，又師從不空三藏研究經論，約卒於建中（780-783）年間。	曾在金剛智和不空的指導下讀《大乘瑜珈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並於德宗建中元年（780）於五台山將此經錄出。	723-727年。	慧超原著，張毅箋釋《往五天竺國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
不空 梵名阿目佉跋折羅 Amoghavajra	北印度人	幼失怙恃，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善解一切有部，諸異國書語，師之翻經，常令共譯。732年，智歿於洛陽，空奉旨往五天竺並師子國，於741年冬至南海郡，附商舶，率弟子含光等27人奉國信經年南海諸國抵師子國。師子國國王禮遇甚厚，空於普賢阿閼梨前受五部灌頂，自爾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餘	不空自742年西行求法，得梵本瑜珈真言經論五百餘部，返國後，於746年，迄774年，前後譯經77部，凡120餘卷，是為中國古代佛經翻譯四大家之一，亦為密教開元三大士之一，所譯經	742-746年。	《宋高僧傳》卷一，頁612；趙遷撰《廣智不空三藏形狀》；《貞元新定釋教錄》卷十五：《大正藏》冊

		部，次游五印度境。746 年還京。進師子國王奉唐皇表及金寶瓔珞般若梵夾雜珠白氈等。玄宗之召入內，立灌頂道場。所齋梵經，盡許翻度。肅宗時（156-762）令鳩聚先代外國梵文，或條索脫落者修，未譯者譯。代宗時繼續譯經，以 774 年卒，是受七十。	典以密宗為主。		54，頁 881-884、748-757。
含光會辯	不詳	741 年隨不空金剛附商舶往五天竺並師子國，屬彼國尊賢阿闍梨建大悲胎藏壇，許光並慧辯同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年（747）年返回長安，不空譯經，常當參議華梵，後不知所終。		742-746 年。	《宋高僧傳》卷二十七本傳，頁 679。
悟空 梵名達摩駄都 Dharmad hātu	京兆人	唐玄宗天寶九年（750）罽賓（Kapisa）國遣首領薩婆達干與三藏舍利越摩來朝，請使巡按。次年，救中使張韜光，將國信行官兼吏四十餘人西訪罽賓，時悟空尚未出家，亦奉旨隨使團西行。天寶十二（753）至罽賓東部都城健陀羅國，使團返回時，悟空患病不能同行而留住罽賓。病愈後遂於肅宗至德二年（757）依舍利越摩出家為僧，號達摩駄都，華言法界，出家後遂習梵典，游歷天竺各地，前後	其所取並翻譯之《十地》、《回向輪》、《十力》等三經由圓照收入《續開元錄》中。		《宋高僧傳》卷本傳，頁 50-51；圓照《大唐新譯十地經》，《大正藏》冊 17，頁 715-717。

		四十餘年。後因思念唐國而東歸。臨別，其師舍利越摩授梵本《十地》、《回向輪》、《十力》三經並佛牙舍利。歸途中，曾于龜茲共勿提犍魚三藏翻譯《十力經》；經北庭都護府時與戒法三藏譯《十地迴向輪經》。後隨中使段明秀於貞元五年（789）返抵長安，進上佛牙舍利和經本。空西行時二十餘歲，返回時已年過六十，為留印時間最長之求法僧，悟空之歸國標志著漢唐西行求法活動之終結。			
--	--	---	--	--	--

表二、安南僧人往來中土與南海

姓名	國屬	傳法行跡	譯經情況	時間	出處
運期	交州人	與曇閭同游，仗智賢受具。旋回南海，十有餘年。善昆侖語。後便歸俗，住室利佛逝國，而往復宏波，送會寧所譯經論至洛陽，後返佛逝定居。	送會寧所譯《大涅槃經後分》至洛陽。	664-665年。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81。
窺 沖 法 師，梵 名 質 旦 羅 提 婆 Citrad eva	交州人 （治 所在 今河 內）	為明遠室灑（侍者），與明遠同舶而泛南海，到師子洲。向西印度，見玄照師，共詣中土。其人秉性聰睿，善誦梵經，所在至處，恒編演唱之。首禮菩提樹，到王舍城，遘疾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		666-667年間。窺沖在印曾與玄照相見，玄照第二次赴印在666-667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84。

		許。		年間，具此推測。	
大乘燈，梵名莫訶夜那撥鉢地已波 Mahāy ānapra dī	愛州人	幼隨父母往杜和羅鉢底國（今泰國湄南河下游一帶之古都大城府，梵名 Dvarapati），方始出家。後隨唐鄭緒入京，受業於玄奘法師。矢志西行求法，乃由海道經師子國入南印度。旋至東印度耽摩立底國，在此與義淨相遇，共詣中天竺留學 1 那爛陀。後遷化於中天竺俱尸城般涅槃寺，時年約六十。		671 年之前。義淨約於 671 年底達耽摩立底國，燈在此與義淨相遇，則其西行應在是年。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88-89。
解脫天，梵名木叉提婆 Moksa deva	交州人	泛舶南溟，經游諸國，至印度大覺寺，遍禮聖蹤。於此而殞，年可二十四、五歲。		691 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83。
智行梵名般若提婆 Prajñā deva	愛州人	泛南海，詣西天，遍禮尊儀。居信者寺而卒，年五十餘歲。		691 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87。
慧琰	交州人	為智行之室瀝，隨師至僧訶羅國（即師子國），遂停彼國，莫辨存亡。		691 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86。

從以上兩個表可知，唐代僧人多偕伴同遊南海，南海之行不管是到訶陵（今印尼曼丹島）或室利佛逝國（今印尼蘇門答臘島）或朗迦戌（今馬來西亞吉打）或師子國（今斯里蘭卡）、耽摩立底國（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塔姆盧克）等地，安南之交州（今河內）、愛州（今清化）、乚景（今廣平）、占波（今占婆 Champa）都是必經之地。其中會寧得到阿笈摩本經書，曾令小僧運期奉表齎還至交府，運期也在入京之後又回到交趾回報，證明他們在安南停留較久的時間。智弘從合浦升船，長泛滄溟，因風不便，漂居越南乚景，後來到交州，住經一夏；法振、乘悟、乘如三人一起泛海，乘悟至瞻波病卒；慧命泛舶行至占波，遭遇風暴，屢進艱難，廢然返國。以上數人必然是在安南都停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陳文珪〈越南佛教史略〉一文指出，這些到安南的僧人可以分作三群：「第一群包括三個中國籍人，其中一個是中亞人。第二群也是三個中國籍人，同是求法，但居留交趾時間較長。最後一群，也是最重要的一群，包括六個越南僧，其中四人是交州人，餘二人為愛州（Ngai 今安南北部）籍。」²³陳文珪主要根據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統計之人數較少，與本文的文獻基礎不同。本文以《開元釋教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佛祖統記》、《宋高僧傳》、《續高僧傳》與《大正藏》中相關經典等文獻為主，因此得到的人數在第一群從中國出發往南海而短暫停留過安南的僧人中，增加為三十個中國籍人，其中又有一個是中亞人（高昌人）、一個是北印度人、一個高麗人、兩個新羅人；第二群指從中國出發居留安南時間較長的僧人，這群人數增加為六個中國籍人；第三群由安南往中國的僧人，人數則相同。

義淨後來專門為其他打算去南海求法的中國僧人介紹說：

南海諸洲，咸多敬信。人王國主，崇福為懷。此佛逝廓下，僧眾千餘。學問為懷，並多行跡。所有尋讀，乃與中國不殊。沙門儀軌，悉皆無別。若其高僧欲向西方為聽讀者，停斯一二載，習其法式，方進中天，亦是佳也。²⁴

安南位於經往南海諸洲的要道上，由此看來，安南在中國唐代時期一方面有如佛逝國的小乘佛教，也有如中國的沙門儀軌與大乘佛教，值得去南海取經的僧侶停留一兩年，學習其法式。唐代從中國去的三十六位僧人必然都曾在此停過，上述第二群的六個中國籍僧人算是停留較久，於傳可考的。

至於第三群安南籍的僧人中，須菩提入華譯經、運期幫忙齎送佛經入洛陽、窺沖在印度結識玄照法師一起入中土、大乘燈為玄奘弟子、解脫天等人人都入南海求法；可以看出

²³ 〈越〉陳文珪著：〈越南佛教史略〉一文，同註5，頁76-85。

²⁴ 〔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頁9。

安南僧人如中國僧人一樣，喜歡到印度求法，安南僧人更因為通崑崙語與梵語，對中國僧人翻譯佛經有很大的幫助。

根據陳文理〈越南佛教史略〉的分析：「（從《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顯示出越南僧侶在傳教特別是翻譯經典工作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求法者自印至中和自中赴印，大概都採取同一路線，即以交趾為孔道，然後取道南海。」²⁵「印度僧要懂得漢文非帶困難，那時也沒有辭典和文法。越南人容易上手，因為他早受到中國的影響。在南方，他們又與占人有往來關係。很可能當時越南人多懂崑崙語、梵語及爪哇語。所以，中印的求法者經常停留在交趾、因為在交趾可以找到替他們翻譯與合作的越南僧人。許多佛教經典第一流譯本都在交趾完成的。」²⁵這個看法與筆者相同。

四、安南與唐朝佛教交互影響的樣態

我們今天所能稽考的越南佛教文獻，大部分以《大南禪苑傳燈輯錄》為主。根據川本邦衛的考察，越南毗尼多流支流派的四祖清辨專修《金剛經》禪法，其時期相當於神秀在長安、洛陽傳北宗禪，慧能在廣州從事頓悟南宗禪的佈教。清辨與其師慧言研究《金剛經》時留下的問答，已經有南宗禪的棒喝，可能是臨濟禪行於越南之後，才杜撰出來的。川本邦衛又根據《大南禪苑傳燈輯錄》考察出毗尼多流支流派的第八祖定空，於唐貞元年間（785-805）於古法建立瓊林寺，專傳中國南宗神會系統的禪法。²⁶

唐代佛教，尤其是南宗禪，旺盛的由中國傳向安南，此時也出現了一些應聘到長安的安南高僧，以及中國高僧前往印度途經安南，收安南僧人為徒的現象。上節表二中的大乘燈禪師便是一例。在交州出家、隨唐使鄭緒入唐，受戒於慈恩寺的三藏法師玄奘、且修撰了很多佛書經典的大乘燈禪師，是出身於愛州的安南人，因訪求佛跡而遍歷獅子國、東天竺等地。在耽摩立底國住了十二年，與義淨相伴遊歷印度，訪問了那爛陀、金剛座等地。又與無行遊歷俱尸國，於俱尸城的般涅槃寺中寂滅。而運期禪師與中國僧人曇閏同游，又幫中國僧人會寧送所譯《大涅槃經後分》至洛陽；窺沖為明遠室灑；慧琰為智行室灑。都可以看出唐代中國僧人與安南僧人水乳交融的僧團關係。

根據川本邦衛的考察：「來到安南的中國僧侶，並非以安南為其目的地，只是停留一陣子，最終目的是往南方或西方。」²⁷唐代所統治的安南並不寧安，有其他異民族的侵略，也有安南人的叛變。但無論如何，安南仍然是中國與印度佛教文化的傳播站。如曇閏赴印

²⁵ （越）陳文理著：〈越南佛教史略〉一文，同註5，頁76-85。

²⁶ （日）川本邦衛著：《東亞佛教概說：第四章〈越南的佛教〉》，同註8，頁280-281。

²⁷ 同前註。

度前曾在安南住好幾年；梵名振多提婆的明遠，在赴爪哇之前曾在安南停留了很久；智弘律師在赴蘇門答臘之前，也在安南停留過。除了中國僧人外，還有川本邦衛所考察的「康居的僧伽跋摩奉唐朝的敕命入安南採藥草，在其傳中記載著安南當時發生大飢荒，僧伽跋摩常以飲食救濟孤兒、難民，因此安南人稱之為『常啼菩薩』」。²⁸

此外，南海求法的中國僧侶在回唐朝時，仍以安南交趾為轉運站，因此極可能先將獲取的最新佛教知識傳播於此。這方面的例子可以會寧為典型代表。會寧於麟德中杖錫南海，泛舶至訶陵。停住三年，共訶陵國多聞僧若那跋陀羅（Jna-nadhadra），華言智賢，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事，約六十餘卷。令小僧運期奉表齎經，還至交府，馳驛京兆，奉上闕庭。運期由京城還達交趾，與會寧相見，他們最終停留在安南，沒回中國。

但是相反的，也有和上述例子不同的，並不以安南交州為跳板，而是一直留在安南傳教。無言通禪師便是一例。無言通所繼承的，是自六祖慧能以下四世的百丈禪師所傳的南宗禪。他是在婺州（浙江）的雙林寺出家的中國僧人，於唐元和九年（814）百丈禪師入寂後外出雲遊，於元和十五年（820）南行入安南，從此留在北寧。²⁹

我們再以上表所列僧人的傳記資料來考察他們參學的佛法，可以表列如下：

表三、唐代僧人參學法門

姓名稱謂	參學法門	出處
曇閏法師	善呪術，學玄理。探律典，翫鑿明。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97。
會寧律師	博善經論，尤精律興。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76。
義淨律師	於是五稔之間，精求律典。礪律師之文疏，頗議幽深；宣律師之鈔述，竊談中旨。	《寄歸傳》卷四，《大正藏》冊 54，頁 233a。
義朗律師	善閑律典，兼解《瑜伽》。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72。
善行法師	長習律儀，寄倩明咒。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167。
僧哲禪師	沉深律苑，控總禪畦。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169。
靈運法師	廣興佛事，翻譯聖教。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168。

²⁸ 同前註，頁 283。

²⁹ 同前註，頁 285。

智弘律師	事瑳禪師，稟承思惠。而未經多載，即髣髴玄關。……學律儀，習《對法》。既解《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陀寺，則披覽大乘；在信者道場，乃專功小教。復就名德，重洗律儀。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174-175。
無行禪師	標心《般若》，棲志禪居。……聽《瑜珈》，習《中觀》，研味《俱舍》，探求律典。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181-283。
玄達律師	遍閑律部，偏務禪寂。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145-146。
大津法師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07-208。
法振禪師	擢足禪波，棲心戒海。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06。
乘悟禪師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06。
乘如律師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06。
道琳法師	非唯學兼定慧，蓋亦情耽咒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133。
明遠法師	重學經論，更習定門。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67-68。
貞固律師	固師年餘二十，即於禪師足下而進圓具。纔經一載，摠涉律綱。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11-216。
道宏	敦心律藏，隨譯隨寫。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239-240。
慧日	歸而弘淨土之宗。	《宋高僧傳》卷二十九本傳，頁722-723；《佛祖統記》卷四十，頁1669。
慧超	曾在金剛智和不空的指導下讀《大乘瑜珈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並於德宗建中元年（780）	慧超原著，張毅箋釋《往五天竺國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

	於五台山將此經錄出。	
不空	得梵本瑜伽真言經論五百餘部，返國後，綺 746 年年，迄 774 年，前後譯經 77 部，凡 120 餘卷，是為中國古代佛經翻譯四大家之一，亦為密教開元三大士之一，所譯經典以密宗為主。	《宋高僧傳》卷一，頁 612；趙遷撰《廣智不空三藏形狀》；《貞元新定釋教錄》卷十五：《大正藏》冊 54，頁 881-884、748-757。
含光 會辯	隨不空金剛附商舶往五天竺並師子國，……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年（747）年返回長安，不空譯經，常當參議華梵，後不知所終。	《宋高僧傳》卷二十七本傳，頁 679。
悟空	出家後遂習梵典，游歷天竺各地，前後四十餘年。……其師舍利越摩授梵本《十地》、《回向輪》、《十力》三經並佛牙舍利。	《宋高僧傳》卷本傳，頁 50-51；圓照《大唐新譯十地經》，《大正藏》冊 17，頁 715-717。

從這個表可知，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給每個高僧冠上稱呼是有道理的，我們可以看到其中被義淨稱為「律師」者最多，有七位；稱「法師」者有六位；稱「禪師」者有四位。唐朝往來安南的高僧以這三者居多。

我們再以傳記內容提到參學門徑的資料來看，重要在律典、經論、棲禪三方面居多，大部分是禪、律兼修，如僧哲、智弘、無行、玄達等；有部份兼修密咒，如曇閏、道琳、慧超等，不空更是密教開元三大士之一；只有一位以宏揚淨土宗為主的慧日。

我們用此對照同時期的安南與唐朝，顯現唐朝的禪宗影響了安南，而安南的律儀與小乘禪法應該對中國僧侶產生影響，在唐朝與安南兩地之間形成禪、律、密兼修的現象。

五、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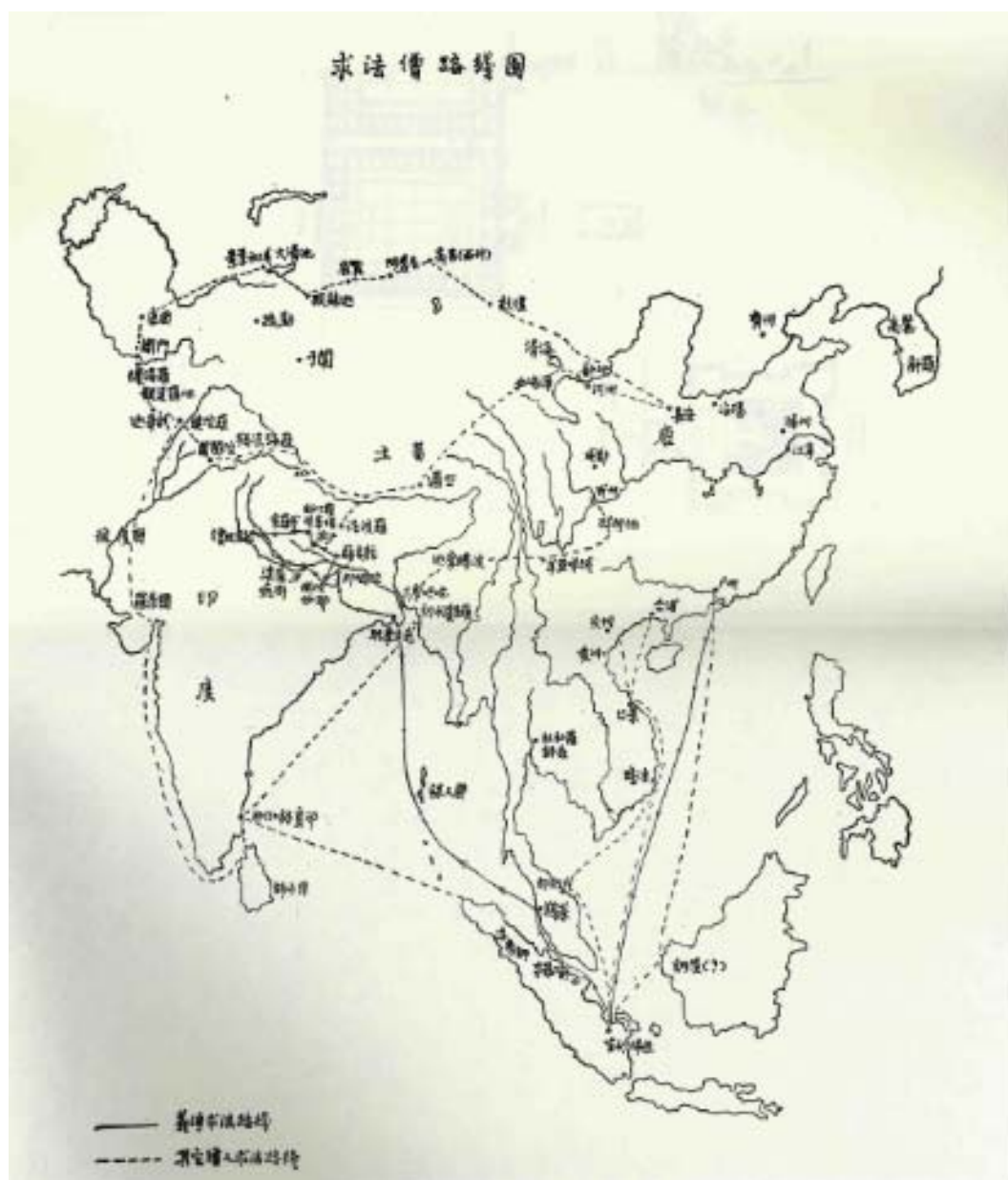
本文的研究可以推想得到，在海上絲路與往來求利之商賈結伴而行的，往往是為了求法而奮不顧身的僧人。有些人半途染病而死，如曇潤、智岸、善行、玄達、法振、乘悟等；有的剛開始出發就打退堂鼓，如擬與義淨同行的數十人、擬與大津同行的多人；有的則是遇上暴風雨與海難而死，如慧命、常愍及其弟子；更多的是不知所終，如會寧、義朗、智

弘、明遠、曇光、慧琰等等。南海這條海上絲路，可以想見其中僧人往來，為法忘身的艱辛。

我們可以說，南海這條海路為唐朝與安南佛教交流寫下重要的一頁歷史，促成兩地的佛學內涵交融，唐朝僧人得安南僧人的協助能學會梵語、崑崙語，能一起譯經、一起到印度求法；安南的佛教因唐朝大乘佛教的影響而以禪宗為主，無言通入安南，為安南開了佛教禪派；唐朝的佛教因安南的小乘禪法而有禪律兼修與兼修密咒的走向；安南僧侶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貢獻應是很大的，而中國僧侶的僧傳、詩文、西域求法紀行一類的文字，更是為這條海上絲路留下許多紀錄。

雖然唐代僧侶僅止於以安南為入南海往印度的中繼站與轉運站，但安南文教的開發、與中國佛教思想的交流，都因此而更加頻繁。唐朝的文學與佛教事業，也因此而蒸蒸日上，成為鄰近國家取經的重心。

附圖一：求法僧路線圖



來源：〔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303。

附圖二：唐代嶺南西道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人文社會科學地理資訊研究中心執行長范毅軍先生和助理朱開軍先生，根據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與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之相關資料，運用 GIS（地理資訊系統）共同開發的「唐代交通圖建構於時空座標系統」，詳見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ng.aspx>。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上海，上海書店，2011 年。
- 〔唐〕釋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冊 54，《電子佛典集成》（CBETA），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9 年。
- 〔宋〕歐陽修、宋祁同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98 年。
- 〔宋〕釋贊寧：《高僧傳》，臺北，臺灣印經處，1961 年。
- 〔清〕康熙四十五年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二、近人論著

- 何方耀：《晉唐時期南海求法高僧群體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
- 胡玄明（釋德念）：《中國文學與越南李朝文學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 年。
- 張小欣：〈淺談禪宗在越南歷史上的傳播及其文化影響〉，《東南亞》2003 年 2 期。
- 郭廷以：《中越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1956 年。
- 蒙文通：《越史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
-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年。
- （日）山本達郎編：《東南亞的佛教與政治》，日本：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1968 年。
- （日）川本邦衛著：《東亞佛教概說：第四章〈越南的佛教〉》，臺北：華宇出版，1984 年。
- （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 （越）陳文琨著：〈越南佛教史略〉，《東南亞縱橫》1985 年 2 期。
- 唐代交通地理資訊系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http://gisrv4.sinica.edu.tw/gis/Tang.aspx>）。

Propagating Activities in the Monks of Tang Dynasty & Annan

Hsiao Li-hua^{*}

Abstract

Vietnam 1,200 years ago, is a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many countries of China, India and South China Sea Merchant Shipping between northern Vietnam. Indian monks often go along with the merchants, via the North Vietnamese, and have a brief stopover in Vietnam, Chinese monks also. Therefore, Vietnam has become a transit s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n Buddhism.

This article made an observation in the same period of Chinese Tang Dynasty and Annan, and studied the type and propagating content of monks in Annan and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literature materials of historical data, monks' biography, Buddhist travelogues, poetry, and not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monks spreading Buddhism and blending of Buddhist thought, as well as to sub-contra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Vietnamese Zen.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Annan", "The monks' activitie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Annan through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in Annan & Tang Dynasty Buddhi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wrote an important page in history for exchange of Buddhism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Ann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contributed a connotation blend to the two locations of the Buddhist. the Tang Dynasty monks can learn Sanskrit, the Kunlun language,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 translate scriptures, and went to India to seek Buddhist dharma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Annan monks. Annan's Zen Buddhism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Tang Dynasty, Mahayana Buddhism. And there is a minor trend in Zen, Vinaya School, and Tantrism in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t because Annan's Theravada meditation.

Key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Monk biography, Annan Buddhism, Tang Dynasty Buddhism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